

三辉书系 - 纳菲西系列

我所缄默的事 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美] 阿扎尔·纳菲西 著

张砾 译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Memories of a Prodigal Daughter Azar Nafisi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三辉书系·纳菲西系列

我所缄默的事 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美]阿扎尔·纳菲西 著

张砾 译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Memories of a Prodigal Daughter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by Azar Nafisi

Copyright © 2008 by Azar Nafis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 (美) 纳菲西 (Nafisi, A.) 著；张砾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5

(三辉书系·纳菲西系列)

ISBN 978-7-5135-6119-8

I. ①我… II. ①纳…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26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策划人 严搏非
特约编辑 李伟为 窦飞翔
责任编辑 孙嘉琪
装帧设计 pdo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1.75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6119-8
定价 45.0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61190001

纪念我的父母
阿莫德·纳菲西和娜扎特·纳菲西

献给我的弟弟：穆罕默德·纳菲西
以及我的家人：比冉·纳德瑞、妮佳·纳德瑞和达拉·纳德瑞

序言

大多数男人为了搞外遇而欺骗妻子，父亲却是为了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骗母亲。我为他感到难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主动站出来填补他生活中的空白。我收集他的诗，听他哀叹，帮他挑选合适的礼物，开始是送给母亲，之后是送给他喜欢的女人。后来，他声称和这女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她给他的那种温暖和肯定的感觉。肯定！我的父母让我明白，对一个人来说，这种需求是多么强烈。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说故事。我的父亲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还留有一本更有趣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一千五百多页的日记。母亲不会写作，但她给我们讲她过去的故事。故事结尾总是不忘添一句，但我一个字也没泄露，始终保持沉默。她真心实意地认为她从没泄露过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除了私生活，她几乎没谈过别的。若她还活着，她绝对不会同意我写回忆录，尤其是家族回忆录。我自己也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写有关父母的回忆录。在伊朗，人们不愿意暴露家里的私事：套用一句母亲的话，家丑不可外扬。另外，私人生活也太琐碎了，不值得写。有用的生活故事才值得写，就像父亲出版的那本回忆录，那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不真实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我们也从来没有真的沉默过。我们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道出了发生在我



我的双亲, 娜扎特·纳菲西和阿莫德·纳菲西

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父亲在我四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写给我的。几十年后,他拿给我,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开头几页主要教我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对他人体贴。后来,他就开始抱怨母亲了。他说,她不再记得她曾喜欢过他,乐于有他做伴。他写道,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是他全部的安慰和支持。他建议说,如果有天我结婚了,一定要努力成为丈夫的朋友和伙伴。有次他和母亲吵架了,他说,我当时就像个“和平天使”一样,努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讨他们欢心。我的同情和秘密活动同样危险:母亲不会原谅这种罪过。弟弟和我试图同时取悦他们两个人。但不管我们多努力——我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还是不开心。母亲会把头转向一边,看着远处,向一个未知的对话者点头示意,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是吗?仿佛早在父亲有外遇的念头之前,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会对她不忠。她把一切当作既成事实来对待。当它真的发生时,她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快感。

我们一家人离开德黑兰到了美国后几年,母亲病得很重。朋友告诉我,一连好多天,母亲都拒绝去医院,除非换掉她公寓的锁。她嘟囔着,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会像以前一样闯进公寓,抢走她的财产。“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指的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自己的不幸全都归罪于他们,包括她神秘遗失掉的金币收藏和两箱银器。当然,没人相信她。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自说自话,对此不以为意,随便她怎么说。

她会逐一列举在她生命中消失的人物——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第一任丈夫——并让我们为此负责。最终,我们谁也没有逃出她虚构的世界。她并不要求我们对她忠诚,但要求我们忠于她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则更加直接,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他通过故事,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以及波斯经典文学中的

伊朗——这也是他最迷恋的主题。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并了解了我国的历史。他也从他的角度,给我们讲母亲的故事,所以我们一直在两个世界的阴影中徘徊。

这么多年来,我和弟弟一直深陷于父母虚构的故事中——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双方都希望我们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骗了,好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故事。现在我才明白,他们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亲人的离世,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总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们对它屈服的阳界;一边是亦敌亦友的阴界,它像个秘密情妇一般,不停地召唤着我们,提醒我们失去的一切。回忆是什么?不过是个潜伏在大脑角落里的鬼魂,它打断我们的正常生活,打扰我们的睡眠,将那些沉默不语或被忽略掉的痛楚和快乐,一并呈现给我们。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而是他们如何让我们感知自己,如何让我们感受他们。

母亲希望我如何感受她呢?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唯一能让我坦然面对失去她的方式,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也曾拥有过她。但当她活着的时候,我因为忙着对抗她,而没有意识到这点。她谈论自己和过去的方式中,有一些令人动容的部分,好像她自己也是虚构的,只是借住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这个女人嘲笑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萤火虫般闪着光。现在,我追在这些萤火虫的后面。它们到底讲述了母亲和我们的什么故事呢?

在伊朗的最后几年,我专注于母亲的回忆,从她的照片中寻找往事的痕迹。这似乎是唯一能去到她过去的方式。我变成了记忆的小偷,收集她的照片、旧德黑兰的照片。那是她长大的地方,结婚生子的地方。我的好奇转变成一种迷恋。但这一切都没什么用。照片、文字,甚至事实,

对我来说都不够。它们揭露了一些特定的细节,但展现的只是无生命的碎片。我寻找的是其中空白的部分,那未被说出的故事。这就是我追忆往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在碎石中仔细筛选,这儿挑一块,那儿捡一块,打上标签,记录发现的地方,标注发现的时间和日期。我寻找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是那或多或少随时可能被触摸到的东西。

我没想把这本书变成一本政治社会评论,或实用的生活故事,我想要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朗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从我祖母出生的20世纪初到我女儿出生的20世纪末。两场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引发了数不尽的分裂和矛盾,瞬息万状的动乱成为唯一恒久不变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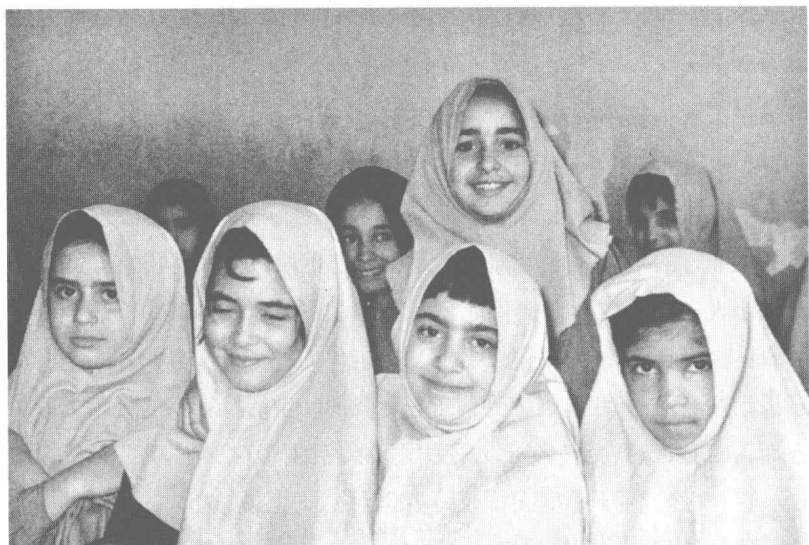
祖母出生的时候,伊朗正处于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子九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必须从头裹到脚,还要有长辈同行。那时候,没有给女人读书的学校,贵族家庭的女儿只能跟着私人人家教学习。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中,未来的火苗仍闪着微弱的光,并最终颠覆了所有旧的法规。我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的宪法革命,这是中东地区首次发生的类似革命,它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进步的神职人员、少数民族群、知识分子、部分贵族成员,以及女人。有些女人开始支持改革,成立地下组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1912年,派驻伊朗的美国财政顾问摩根·沙斯特对于伊朗的女人在短时间内的飞跃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她们享有的自由是西方女性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的。他说:“从1907年起,伊朗的女性,尽管谈不上激进,但至少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女性。再努力几个世纪也不会发生改变的观念,由此被推翻。这已成为事实。”

我该怎么描述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呢？那是一个从本质上讲脆弱而矛盾的时代，当时微弱的火光已经越来越明亮。母亲可以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可以在婚礼的舞会上认识第一任丈夫，并陷入爱河——这都是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她的时代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拒绝放弃已被推翻的过去。1936年，尽管礼萨·汗·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已经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但我的祖母和其他伊朗女性，还是拒绝出门。礼萨·汗的法令最终在1941年解除，但直到现在，它曾经的出现仍能激起各种新的思考和纷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在国会工作(我母亲也曾短暂任职其中)或成为各部部长。1984年，我女儿在伊斯兰革命的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的女儿在一年级就要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还会受到惩罚。但她们这一代，最终会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勇气和反抗方式。

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想综述各个历史时刻，我想要描述的是那些脆弱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和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并与之产生共鸣。

我在伊朗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纳博科夫。当时，我在寻找的东西正是那公与私之间的交叉点。我想根据不同时期的阅读感受来讨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我不能坦白地描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因为描写个人和私密的经历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一种禁忌。



我的女儿妮佳(左二)和她在德黑兰的同学。革命后,学校里所有的女孩子都要戴面纱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整理日记,并列出一份清单,取名为《我所缄默的事》。其中我写道:“在德黑兰陷入爱河。在德黑兰参加派对。在德黑兰观看马克思兄弟的电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批评那些具有镇压性的法律条款和处决,也揭露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坏事。然而最后,我终于开始转而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讲述我自己,讲述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用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

沉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沉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沉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而受害者的沉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此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沉默,对个人神话的沉默,对加诸现实生活之上的故事的沉默,我们放纵自己沉湎其中。一个冷酷的政体会将自己的形象强加给国民,偷走他们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早在意识到这点之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对我的私生活及家庭的侵犯。另一方面,在我意识到受害者可以成为国家罪行的同谋之前,在更加私人的领域,我已经感受到共谋的羞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我对自己内心那个诘问者的一个回应。

也许,所有故事最常见的共同点之一是讲述已经不在人世的父母,并借此填补他们离世带来的痛苦。这个过程不会带来终结,却可以带来理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种理解未必能给我们安宁,但叙述本身却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父母,并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带回我们的生活。如此,我们得以自由,并最终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目录

序言 001

第一部 家族故事

- 第一章 塞非 002
- 第二章 堕落的基因 012
- 第三章 学会撒谎 025
- 第四章 咖啡时光 038
- 第五章 家庭纽带 048
- 第六章 圣人 056
- 第七章 家人过世 065

第二部 教与学

- 第八章 离家 074
- 第九章 鲁达贝的故事 084
- 第十章 斯考夫斯之家 096
- 第十一章 政治和阴谋 107
- 第十二章 德黑兰市长 116
- 第十三章 革命的预演 127

第三部 父亲入狱

- 第十四章 普通罪犯 142
- 第十五章 监狱日记 150
- 第十六章 职业女性 159
- 第十七章 般配 170
- 第十八章 那样的女人 180

第十九章 婚姻生活 193

第四部 反抗与革命

第二十章 幸福的家庭 210

第二十一章 游行示威 214

第二十二章 革命 225

第二十三章 另一个其他女人 241

第二十四章 当家再也不是家 246

第二十五章 阅读和反抗 258

第二十六章 破碎的梦 267

第二十七章 父亲的离开 276

第二十八章 噩耗女神 297

第二十九章 面对世界 310

第三十章 最后一支舞 327

第三十一章 爱的冒险 332

附录

致谢 340

建议阅读书目 344

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 346

词汇表 351

第一部
家族故事

无法展翅的悲戚，
让我的衣衫黯然失色。

——艾米莉·狄金森《蚕蛹的故事》

第一章 塞非

我常常问自己，母亲所描述的她和第一任丈夫邂逅的情况，究竟有多少是凭空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照片，我甚至会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朋友曾经说我母亲具有“令人钦佩的对不想要事物的抵抗能力”。又因为在母亲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她不想要的，所以她虚构了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以至于让我们差点儿信以为真。

在母亲的心里，他们的罗曼史从跳舞开始。可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两个显赫家族的权宜联姻。男方的父母事先就跟女方的父亲说好了婚事，就像 20 世纪 40 年代德黑兰一贯的习俗那样。但是这些年来，她从未改变过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就像她说其他故事时一样。她在她叔叔的婚礼上遇见了他。她会小心地提起那天早上她穿了件印花真丝双绉长裙，晚上则换上了洋缎礼服，并且他们跳了一晚上的舞。（“在我父亲离开后，”她说，“因为父亲在的时候，没人敢跟我跳舞。”）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了。

塞非，我不记得在家里听到过他的姓氏。我们应该很合规矩地称呼过他“母亲的前夫”，或者用他的全称塞弗欧·莫克·巴亚特叫过他。但对



母亲和塞非的婚礼